

帕纽姆——第二十三号

立约之后,他必行诡诈.

Jeff Pippenger

2026-03-20

《但以理书》十一章二十四节用“时期”一词指出了异教罗马居于至高统治地位的那段时期.在预言的应用中,一个“时期”代表三百六十年,而这段年数始于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海战——主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历史上还有其他规模更大、战略上更为精密的海战,但亚克兴之战因与马克·安东尼奥和克利奥帕特拉相关联,而成为最具标志性的海战.其历史意义可比于《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应验时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启示录》十八章应验时“9·11”双子塔的倒塌;因为当上帝拣选历史事件来应验祂的预言之言时,祂总是以一种能够吸引尽可能广大受众注意的方式行事.

与他立约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少数之民成为强盛.他必安然进入那省中最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事;他必将掠物、掠夺之财和资财分散给他们;是的,他必图谋攻击保障,只是暂时如此. Daniel 11:23, 24.

乌利亚·史密斯在结束他对第二十三节中罗马与马加比人之间联盟的论述时,评论了该节中所提到的那“小民”.

“那时,罗马人原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且开始行诡诈,或以奸巧行事,正如这词所表明的.从此以后,他们便以持续而迅速的上升之势,攀至他们后来所达到的权力巅峰.”

“ [引用第二十四节.] ”

“在罗马时代以前,列国通常取得有价值的省份和富饶领土的方式,乃是借着战争与征服.如今,罗马将要行那先祖及其列祖素未曾行过的事;就是借着和平的方式接受这些产业.这种先前闻所未闻的惯例,如今开始实行: 诸王以遗赠将他们的国土留给罗马人.罗马便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广大的省份.

“凡这样归服于罗马统治之下的人,都从中得了不小的益处.他们受到恩待与宽容.这就如同将掳物和掠物分给他们一般.他们蒙保守,脱离仇敌,并在罗马权势的庇护之下,安然享受和平与稳妥.”

“对于本节经文的后半部分,牛顿主教所表达的意思是: 乃是从坚固营垒之中筹划谋略,而不是攻击这些营垒.罗马人正是从他们那座有七山环绕的坚固城池中这样行的. ‘就是到所定的时候;’ 无疑是一个预言性的时期,即三百六十年.这些年应当从哪一点起算呢?大概是从下一节所提到的事件算起.” ——Uriah Smith, *Daniel and the Revelation*, 272, 273.

史密斯继续论述,并将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海战认定为那三百六十年的起点.在引用第二十五节之后,史密斯作如下陈述.

“借着第23节和第24节,我们被带到犹太人与罗马人于主前161年所立盟约之后的时期,即罗马已取得普世统治权之时.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节经文,使我们看到一场针对南方王——埃及——的强力战役,以及一场由庞大而强盛的军队交锋所构成的显著大战.此类

事件是否确曾在大约这一时期发生于罗马的历史之中呢？——确曾发生。那场战争乃是埃及与罗马之间的战争；而那场战役则是亚克兴海战。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导致这场冲突的各种情势。”

“安东尼、奥古斯都·凯撒和雷必达构成了三头同盟；这同盟曾起誓要为尤利乌斯·凯撒之死报仇。安东尼娶了奥古斯都的姊妹屋大维娅，因而成为奥古斯都的姻亲。安东尼奉命因政务前往埃及，却沦为埃及放荡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的手段与魅力之牺牲品。他对她所生的情欲竟如此强烈，以致最终站到了埃及一边，为讨克利奥帕特拉欢心而弃绝其妻屋大维娅，又为满足她的贪欲，将一省又一省赐给她，并且在亚历山大里亚而非罗马举行凯旋庆典；此外，他还以种种方式冒犯罗马人民，以致奥古斯都毫不费力便能引导他们，热切地投入与这国家仇敌的战争。这场战争表面上是针对埃及和克利奥帕特拉；其实却是针对安东尼，因为他当时已立于埃及政务之首。而他们争端的真正原因，据普赖多所说，乃是他们二人谁也不能满足于仅仅拥有罗马帝国的一半；因为雷必达既已被逐出三头同盟，如今帝国便悬于他们二人之间，而双方既都决意要独占全部，便以战争来掷定其归属。”——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与启示录》，273页。

从预言的角度看，阿克兴之战表征主日法，因为正如史密斯所描述的，它代表了那三个地理障碍中第三个障碍的征服，而这三者的征服奠定了异教罗马的“普世统治”。与异教罗马相似，当教皇罗马的第三个障碍被逐出罗马城时，教皇罗马的“普世统治”便于538年开始了。那两位见证人所论及的乃是主日法；就在现代罗马胜过《圣经》预言中的第六和第七国之处、之时，并且藉此胜过其第三个障碍，从而建立起为期四十二个象征性月的“普世统治”。

又有口赐给它，说夸大和褻渎的话；并有权柄赐给它，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启示录 13:5.

罗马反对埃及

罗马的奥古斯都与埃及及克娄巴特拉之战争的预言性动态，乃是由马克·安东尼的背叛所推动；并且，基于预言上的必然性，那些预言性动态必须代表那在星期日法案时所呈现的预言性动态。

在亚克兴，罗马征服了埃及——一种由一个悖逆的男人与一个不圣洁的女人结成联盟而构成的势力。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的联盟，乃是教会与国家相结合的组合。在亚克兴，奥古斯都的罗马征服了一种由教会与国家不圣洁结合所代表的势力。

兽的像

克利奥帕特拉代表一个与安东尼结盟的败坏教会，而安东尼乃是罗马的象征。正如乌利亚·史密斯所表明的，克利奥帕特拉在他们的关系中居于统治地位；他说，安东尼“成了埃及放荡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之诡计与媚惑的牺牲品”。由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所代表的政教联盟，表明克利奥帕特拉乃是在这段关系中掌权的势力；因此，他们关系所代表的政教结合，正符合兽像的定义——即政教结合，并且由女人掌控这段关系。亚克兴预表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案。

奥古斯都象征教皇势力在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案之时征服美国。马克·安东尼是地兽的共和党之角，克娄巴特拉则是新教之角。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在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案之时联合起来，并如龙说话。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二者都是龙之势力的象征；当他们在星期日法案之时

完全联合起来——他们就如龙说话。

龙

在预言中,希腊和埃及都代表龙的权势,而安东尼也同样代表龙的权势.埃及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是南方,希腊则是西方.亚历山大的国分裂为四部分之后,埃及被托勒密一世取得.于是,托勒密一世成为预言中的第一位南方王,而克利奥帕特拉则是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托勒密生于马其顿,即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地.

马其顿位于希腊北部,并声称其祖先源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希腊南部的诸城邦认为,马其顿人较南希腊的希腊化人更为野蛮.马其顿实行君主制;而诸如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哥林多等南部城邦 (poleis) ,则分布于希腊南部与中部及爱琴海诸岛.这些城邦往往实行民主制、寡头制或混合政体;而马其顿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国,拥有强大的王朝世系 (阿吉德王朝) .然而,他们都属于希腊化人;及至罗马进入历史舞台时,罗马人便将这些希腊化人统称为希腊人.克利奥帕特拉是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这代表了北方王国中源自马其顿地区、即希腊北部之希腊人君主支派.

南方王

克娄巴特拉是托勒密王国最后一位统治者;该王国始于亚历山大的国分裂为四之后的托勒密一世.在亚克兴海战中,托勒密王国——即字面意义上的南方王——走到了尽头.其后的下一位南方王,将是属灵的埃及;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它由无神论的法国所代表.

他们的尸首必倒在那大城的街上;按着灵意,那城称为所多玛,又称为埃及;我们的主也在那里被钉十字架.启示录 11:8

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的关系上,字面的埃及乃是字面的南方王;但属灵的埃及之所以被表述为南方王,乃是因着埃及在预言中的属性,而非字面的方位.

南方与西方

作为该王国最后一位托勒密统治者,克娄巴特拉在预言中乃是希腊 (西方) 与埃及 (南方) 的双重权势;然而,继之而起、且属灵意义上的南方王将是法国,同样是一种双重权势,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中被表述为埃及和所多玛.所多玛的淫逸与西方之克娄巴特拉的淫逸相吻合,而南方之克娄巴特拉则与埃及的无神论相对应.最后一位字义上的南方王之双重性质,与第一位属灵的南方王相一致.

亚克兴之战乃是安东尼之罗马龙与克利奥帕特拉之南方与西方之龙所结成的不圣洁联盟.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分别代表一个教会和一个国家,因此,罗马的奥古斯都征服亚克兴,乃是表明罗马胜过一个不圣洁的双重联合;此联合乃是兽像的预表.三百六十年后,应验但以理书 11:24,君士坦丁将罗马分为东、西两部,把罗马的妇人留在西方,并将罗马的男人迁往东方.对南方与西方的征服,预表了在亚克兴之战后,经过“三百六十年”的“一时”,东西分裂之事.在更早的一次交锋中,安东尼得了东方的罗马,奥古斯都得了西方;因此,亚克兴使东方与西方合而为一,但仅维持“一时”.

公元前31年与330年

耶稣总是以起初来说明结局,因此,主前31年亚克兴之战的得胜,预表了公元330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主前31年的亚克兴,乃是那于公元330年终结之三百六十年中的欧米伽之阿拉法.主前31年与公元330年,都预表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正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与第四十一节所表征的.

另一个象征

罗马的安东尼与南方并西方的克利奥帕特拉结盟,这代表兽像之两重联合内部的一个三重同盟.十字架也与星期日法令相对应,因此也与亚克兴和330相对应.在十字架那里,教会与国家的两重联合由犹太人(败坏了的教会)与罗马(国家)联合谋杀基督而表明.十字架上这联合中的第三方由巴拉巴所代表,他是一个假基督,其名字的意思是“父亲的儿子”.与基督这真先知相对照,巴拉巴在象征上就是一位假先知.罗马是安东尼,而南方与西方的克利奥帕特拉则代表犹太人和巴拉巴.

十字架也与以利亚在迦密山上的情形相呼应;当时所要作出的抉择,是谁才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那时的假先知乃是一个双重的象征,由巴力的先知和亚舍拉的祭司构成.巴力是男性神祇,而亚舍拉的祭司则代表亚斯她录,这位女性神祇.十字架下的犹太人就是亚斯她录,这位女性神祇;而巴拉巴这位“忧患之子”的冒牌者,则是男性神祇巴力.

克娄巴特拉既是南方的女王,也是西方的女王.安东尼乃是罗马的形像,是那为报复尤利乌斯被刺而起誓之三重执政同盟的一部分.尤利乌斯因二十三处创伤而死,表征教皇权在1798年所受的致命伤,应验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奥古斯丁在亚克兴之战中,代表那致命伤的医治.当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死去之时,那伤口便得医治.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代表美国中的兽像;这兽像乃是一个三重的预言性实体,由地兽及其两角构成.安东尼代表其中一部分,而克娄巴特拉则代表另外两部分.无论是安东尼的罗马,或是克娄巴特拉的埃及与希腊,都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一同灭亡;那时,《圣经》预言中的第六国度终结了.从预言的角度说,克娄巴特拉相对于安东尼,乃是教会权术与国家权术的混合,其中教会权术诱惑并操纵国家权术.

第二次的死之预表

在另一个预言层面上,克娄巴特拉与尤利乌斯·凯撒和马克·安东尼的关系,代表克娄巴特拉的教会权术两次与罗马帝国的国家权术结盟.她在1798年被尤利乌斯所弃绝,经历她第一次象征性的死亡,以应验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随后,在亚克兴,她走到自己的结局,无人帮助,以应验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五节.第四十节乃是她第一次致命伤,且这伤将要得医治的阿尔法;而第四十五节的欧米伽,则是她领受第二次、也是最终之死的所在.

正如第十六至二十二节中的罗马四种势力一样,革流巴特拉作为一个圣经象征,依上下文而具有不止一种含义.公元1798年,当王权的支持被除去之时,尤利乌斯离弃了她;此后,在星期日法案之时,她那致命的伤便得医治;但启示录第十七章中的十王最终要用火焚烧她,那时她将遭遇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死亡.

克利奥帕特拉乃是一个双重本性的象征,这双重本性体现在法老之埃及的无神主义,以及希腊的宗教哲学之中.她的双重本性代表埃及的治国权术与希腊的教会权术.希腊宗教哲学由希腊女神雅典娜所代表;她以塑像之形供奉于其殿中,那殿名为帕台农神庙.雅典娜乃智慧的象征,而她作为女性,则代表一种合乎人的教育之宗教,与神圣的教育相对.

美国的两角乃是共和主义与新教;这两者在法国分别由埃及与所多玛所预表.埃及象征治国之术,所多玛象征教会之术;因此,共和主义与埃及相对应,而新教则与所多玛相对应.共和主义就是埃及,新教就是所多玛与希腊.人类教育的象征乃是希腊女神雅典娜,她的神庙是帕台农神庙,而其现代的对物则是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帕台农神庙.那在星期日法案之时与美国共和之角联合的败坏教会,其象征乃是克利奥佩脱拉、亚斯她录、莎乐美与所多玛.

克娄巴特拉描绘了法老的无神论和希腊人的宗教.与无神论哲学相伴随的宗教,乃是对希腊式教育的崇拜.耶稣总是以起初说明末后;园中那棵被禁止食用的树,乃是分别善恶树,预表着希腊哲学之宗教;怀爱伦姊妹称之为“高等教育”.这表明并强调:在基督与撒但之间的大斗争中,克娄巴特拉那希腊式智慧之宗教,乃是真教育之败坏且伪造的冒充品.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被称为“南方的雅典”,而克利奥帕特拉则是最后一位字面的南方女王.最后一位南方女王预表了其后的、也是首先的属灵南方王,这一预表应验于无神论的法国.无神论的法国预表美国;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南方的雅典”——那里象征性地呈现着献给女神雅典娜的帕特农神庙.该神庙位于纳什维尔西区大道2500号.数字二十五代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三个比喻中的关门.克利奥帕特拉既是“南方”的女王,也是“西方”的女王,并在南方的雅典来到她的“终局”.

带着对亚克兴、克娄巴特拉、奥古斯都和安东尼的这些考量,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至三十节.也许,这段经文中最为含混的部分,就是“他们在一席之间彼此说谎”之处.

这二王心怀恶计,同席说谎,事情却不亨通;因为到了定期,结局才来到.但以理书 11:27.

本节经文中所指定的时候是330,即第二十四节中那“定期”的终点.所指定的时候,既代表美国的星期日法,也代表世界人类恩典时期的结束.在星期日法颁布之前,那两个心怀恶念的王要在一席之间彼此说谎.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和第四十一节所指的星期日法之前,两个王要在一席之间彼此说谎,但他们的谎言并不亨通.那彼此说谎的两个王是谁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提醒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在本系列中先前已经论及的一些象征.

这四位罗马统治者,视其所处的语境而定,代表着多种不同的预言性象征.尽管他们是罗马统治者,但作为一种象征,他们本质上代表了古代犹太的预言历史,即犹太如何从塞琉古王朝的统治过渡到罗马人的统治.

庞培是一位将军,而其后的三位罗马统治者都是凯撒.就奥古斯都而言,尤利乌斯藉着两个三重联合——第一个为非正式的,第二个为正式的——作为其代表.这四位统治者在某些语境中都代表星期日法.庞培征服了荣美之地;尤利乌斯以二十三处刺伤为表征,是第一位天使,因为他是第一位凯撒;并且他预表第三位天使,即提比里亚.提比里亚在十字架之时——而十字架之时就是星期日法——也由二十三来表征,因为二十三代表合一;而十字架乃是基督工作中极其关键的一部分,在其中,祂将祂的神性与我们的人性结合起来.因此,尤利乌斯和提比里亚就是第一与第三信息,皆由二十三来表征.

尤利乌斯并非如好莱坞传说中常被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浪漫人物;他乃是一个一心攫取权力的残酷之人.提比里亚斯比尤利乌斯更为恶劣,因为经文甚至提到他的卑劣;希伯来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是二十二,第一个字母是一.阿尔法小于欧米伽,而提比里亚斯的卑劣位于第二十二节,即希伯来字母表最后一个字母之处;在尤利乌斯与提比里亚斯这两个所代表的卑劣之人之间,乃是奥古斯都.奥古斯都代表了罗马权势与威望荣耀的巅峰.作为与第一和第三信息

相反者,他由第十三个字母来代表,而十三乃是悖逆的象征.奥古斯都借着镇压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的叛乱,就是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叛乱,巩固了他的国度.

奥古斯都乃是征服了第三个障碍的罗马势力;他藉此代表主日法,也代表那在《启示录》第十三章背道的四十二个象征性月份期间执政的罗马势力.当庞培被置于主日法之前时,他既是1798年,也是1989年,因此庞培成为安条克大帝结束公元前219年至217年第四次叙利亚战争的象征,以应验第十一章第十节.随后,尤利乌斯·凯撒与第十一、十二节以及边界之战——即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之战——相对应.在那里,尤利乌斯也是安条克大帝,而奥古斯都·凯撒在第十五节的帕尼乌姆之战中也同样是安条克大帝.然后在第十六节,提比里亚斯就是主日法,但他并不是安条克大帝,因为在那里他是庞培;因为耶稣总是以起头说明末了.该节标志着塞琉古帝国的终结,预表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国度的美国之终结.

关于罗马四位统治者,还需作出更多对应,而这条线代表了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第二十三节中的马加比线,也说明了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接着,在第二十四节中,异教帝制罗马的历史借着一段时期——三百六十年——被表明出来.从第二十四节直到第三十节所代表的罗马历史线,同样也是对第四十节隐藏历史的说明.它在第三十一节结束,因为主题由异教罗马转为教皇制罗马.异教罗马仍然出现在该节之中,但在那里,它不再被表述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四国,而是被表述为那在公元538年将教皇制安置于宝座之上的政治势力.公元538年,教皇制颁布了一项星期日法令,因此,第三十一节与第十六节和第四十一节相对应.第二十四节引入了亚克兴之战及与这条线相关的历史.

第二十四节指明了异教罗马开始至高统治三百六十年的时期,而到了第三十一节,教皇罗马开始至高统治一千二百六十年.此线段的开端与终结都带有基督的印记,即阿拉法与俄梅戛.在这些经文中,我们看到马克·安东尼、克利奥帕特拉和奥古斯都·凯撒的历史.于第十六节,异教罗马在主前65年征服了塞琉古帝国,随后又在主前63年征服了犹太.主前31年亚克兴之第三个障碍,表明了埃及国度的终结,正如主前65年塞琉古人之第一个障碍所预表的那样.我们再一次看到首先的与末后的印记.主前65年是三个障碍中的第一个,象征对北方王的征服;主前31年则是三个障碍中的第三个,象征对南方王的征服.犹太,作为这三个障碍中的中间一个,在庞培于主前63年抵达时,正在耶路撒冷城墙之内发生内战.第二个障碍乃是悖逆的象征.

公元538年,教皇罗马的第三个障碍被逐出了罗马城.那一障碍就是哥特人,于是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国度便在那里开始了;正是在第四个国度结束之处开始.并且,正如第四个国度是在其第三个障碍处开始的一样,埃及国被击败了,正如这在塞琉古国第一个障碍中所预表的那样.这就表明,在第二十四节至第三十节中所见的预言性见证,乃代表一条也应当被安置于第四十节隐秘历史中的线.因此,审视马可·安东尼、克娄巴特拉、尤利乌斯·凯撒、庞培以及奥古斯都·凯撒所代表的各种预言关系,乃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从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节这段经文中,是否就是他们在同一席上说谎的时候呢?

这两王心怀恶计,同席说谎;然而此计必不亨通,因为到了所定的时候,结局才来到. Daniel 11:27.

乌利亚·史密斯将这两位王认定为马克·安东尼和奥古斯都·凯撒.

“所引第二十七节”

“安东尼与凯撒从前原是联盟的。然而，他们披着友谊的外衣，二人都在觊觎并图谋普世的统治权。他们彼此表示恭敬并声称相互友爱，其实都不过是伪君子的言辞。他们在同一张席上说谎。安东尼的妻子、也是凯撒的姊妹屋大维娅，在安东尼与她离异之时向罗马民众声明，她之所以同意嫁给他，纯粹是盼望这婚姻能成为凯撒与安东尼联合的凭据。但那计谋并未亨通。决裂终于来到；而在随后发生的冲突中，凯撒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76。

当屋大维娅表明她与安东尼的婚姻乃是一个联合的誓约时，这就指明了那一婚姻联盟；而这一联盟，早先已在第十一章中，借着约公元前252年贝勒尼基与塞琉古王安条克二世·提奥斯的希腊化时期婚姻，作为预表而出现。贝勒尼基是托勒密二世·腓拉德尔弗斯的女儿。屋大维娅和贝勒尼基所代表的是外交婚姻，或者按预言而言，是条约。第五至第十节指出了南方与北方诸国之间这一外交婚姻的历史；而当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后来称为奥古斯都·凯撒，安排这桩婚姻时，他们也将王国划分为东方与西方。

布伦迪西翁协定（公元前40年）是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之间经谈判达成的和解协议，旨在于几近内战之后化解第二次三头同盟内部的紧张局势。其内容包括分割罗马领土（安东尼据东方，屋大维据西方），并以安东尼迎娶屋大维之姊屋大维娅为其确认之印。公元前39年，原定期五年的三头同盟任期届满。安东尼率三百余艘船驶往意大利，起初被拒绝在布伦迪西翁登陆，故最终停泊于塔伦图姆。由于安东尼的军队不愿与屋大维的军队交战，而屋大维的军队也同样不愿与安东尼的军队交战，经过长时间调停之后，屋大维前往该地与他会面。屋大维娅在调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劝说安东尼支持屋大维对抗塞克斯图斯·庞培。他们将三头同盟再延续五年（至公元前32年）；安东尼向屋大维提供一百二十艘船，以换取所应许的军队（但屋大维后来扣而未发）。

公元前32年，这两位对立者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决裂。由于宣传攻势、安东尼对东方（与克娄巴特拉）的关注，以及屋大维在西方的整合，双方关系已然恶化。在阿克提乌姆之战以前，屋大维拒绝了安东尼后来提出的会谈建议。

在北方王（安提阿古）与南方王（托勒密）之间的外交婚姻中，是南方王提供了新娘；而在安东尼（东方）与屋大维（西方）的外交婚姻中，新娘则由西方提供。这两场外交婚姻都以失败告终，而提供女儿或姊妹的一方，最终都胜过了那破坏盟约的势力。

三者的见证

在塞琉古帝国末期，曾有第三次盟约，在同一张桌前说谎。这发生于第五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02—195年）的背景之下；当时，安提阿古三世大帝（Antiochus III Magnus）于公元前204年托勒密四世·菲洛帕托耳（Ptolemy IV Philopator）死后，乘托勒密王国衰弱之机而行事。托勒密五世·厄庇法涅斯（Ptolemy V Epiphanes，托勒密五世）尚在幼年（约五至六岁）时即登上王位，使埃及落于摄政者之手，并易受内部混乱、本土叛乱与外来威胁之害。

安条克大帝在帕尼乌姆战役（公元前200年）等胜利之后，早已入侵并夺取了托勒密王朝在科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的大片领土。他并未完全征服埃及（因为那样有招致罗马干预的风险；当时罗马正向他施压，要他不得染指某些地区），而是以“保护者”的身分谋求一项外交性的婚姻联盟。于公元前197/195年，作为结束战争之和平条约的一部分，安条克大

帝将他年幼的女儿克娄巴特拉一世·叙拉（亦称克娄巴特拉·叙拉）许配给幼年的托勒密五世，随后与之成婚（婚礼于公元前193年在拉菲亚举行；托勒密年16岁，克娄巴特拉10岁）。

这被描绘为一种慷慨之举：安条克自居为幼王的盟友与“保护者”，在保有其于亚洲既得利益的同时，确保和平。借着这桩婚姻，他通过自己的女儿对埃及取得了间接影响力（他盼望她仍忠于其塞琉古的根源，并在托勒密宫廷中充当亲叙利亚的代言者）。然而，这一计谋适得其反，因为克利奥帕特拉站在她丈夫和埃及一边，而不是她父亲一边，从而削弱了安条克的长期控制。这与布伦迪西乌姆条约（主前40年）相呼应，并且在若干方面与罗马事件有关。

正如安东尼娶了屋大维娅（屋大维之姊妹）以在几近战争之后约束敌对势力，安条克也藉着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托勒密五世，使暂时的和平与领土分割正式化（塞琉古王朝保有其所征服的北方领土，托勒密则保有南方的埃及）。

安条克借着家族关系，实际上充当了幼王托勒密五世的监护人；这与屋大维（以及后三头同盟）在权力真空或权力争竞之中为自己安置地位的情形相似。在这两种情形中，较为“强大”的一方（安条克 / 屋大维）都试图藉由亲属关系，对脆弱的对手取得制衡之势。两种安排都带来了短暂的稳定，却从长远看“并不亨通”，因为其深层根基是不信任——克娄巴特拉倾向于埃及（从而削弱了安条克），而安东尼对东方事务的侧重（克娄巴特拉七世）则导致他与屋大维的关系破裂。

托勒密五世在摄政之下的幼年统治，与尤利乌斯·凯撒死后所出现的动荡相对应（并导致了后三头同盟的形成及权力斗争）。贝勒尼基与安条克联姻，标志着《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塞琉古帝国历史的开端；而安条克大帝之女嫁与埃及幼王，则标志着塞琉古帝国的终结。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娅婚姻的结束，标志着托勒密王国的终结。犹太作为上帝立约之民的终结，发生在十字架之时；而那犹太王国则始于马加比家族以及他们与罗马所立的盟约。所有这些预言脉络都呈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叙述之中，并且都与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相一致。从第五节开始，我们看到贝勒尼基的条约；这一条约引向安条克大帝，以及他的女儿克利奥帕特拉·叙拉的条约，而此事发生在第二十三节之马加比家族的历史之中。马加比家族因着他们反抗安条克·伊皮法尼所发动的叛乱——他是塞琉古王朝末期诸王之一——而成为这条脉络的一部分。

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是指那位于主前168年、第六次叙利亚战争期间在埃及、亚历山大附近的安提阿古。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曾入侵埃及，且几乎就要攻取亚历山大。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遂向罗马求援。罗马派遣波皮利乌斯·莱纳斯前往（随行者甚少——并无军队），传达元老院的最后通牒：安提阿古必须立即从埃及和塞浦路斯撤军，否则便要面对与罗马开战的后果。安提阿古接到书信后，要求给他时间与谋士商议；波皮利乌斯——被形容为严厉而专横——便拿起他的手杖，在王脚四周的沙地上画了一个圈。随后他宣告说：“在你踏出这圈子以前，给我一个答复，好让我带到元老院面前。”

其含义是明确的：安条克若不承诺接受罗马的要求，便不能走出那圆圈——若未达成一致而越过此圈，便意味着战争。安条克既震惊又受辱，短暂迟疑之后，还是同意顺从，遂从埃及撤军，返回叙利亚。此一大胆的外交之举（又有罗马日益增长之强权声望为后盾）未经过战斗便迫使其退却，彰显了罗马在东地中海地区正在兴起的支配地位。此事常被广泛引为“在沙上划界”这一说法的起源（尽管那从字面上说其实是一个圆圈）。

安提阿古·以彼法尼也成为新教对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中那自高自大、倾覆并立定异象之权势的理解。

当那些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本国中强暴的人也必自高自大,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丹尼尔书 11:14.

安提阿古四世·以彼法尼在主前175年至164年间作王,是塞琉古王朝十三位君王中的第八位。他试图推行希腊化文化,并藉着希腊宗教礼仪使其帝国归于一统。主前169年,他劫掠圣殿,禁止犹太人的宗教实践(割礼、守安息日、研读《妥拉》),并强迫他们向异教诸神献祭。主前167年12月,他在圣殿中犹太人燔祭坛之上设立了一座异教祭坛(献给宙斯),并献上一头猪,又行了其他亵渎之事。对于严守律法的犹太人而言,这一亵渎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视之为对圣殿神圣性和上帝律法最极端的侵犯。当时,玛他提亚(摩丁的一位祭司)拒绝执行一名塞琉古官员向异教诸神献祭的命令,并杀死了一名背道的犹太人和那名官员,随后与其众子(即后来的马加比家族)逃往山地;反抗遂即刻爆发。这点燃了主前167年至160年间的游击战与叛乱,其目标在于恢复犹太人的敬拜,并最终在犹太·马加比的领导下,于主前164年促成了圣殿的重新奉献(修殿节)。

在塞琉古帝国之始与终,有一项重大的盟约,以外交婚姻为其表征,其中含有东方与西方、或北方与南方分裂的因素。及至塞琉古帝国衰微之时,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显现为正在兴起之罗马势力的象征,并成为马加比家所愤慨的焦点。其后在历史中,他成为那确立异象之先知性象征的伪冒者。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中的那权势被打破,正如那立约的君被打破一样。

必有泛滥之军势在他面前被冲没而折断;立约的君也必如此。(但以理书) 11:22.

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的统治于公元前164年结束,几乎在基督——“立约的君”——于十字架上被“折断”之前两百年。我们在此所要指出的是,塞琉古帝国的开始与终结,都伴随着一场通过外交条约缔结的婚姻,而双方之间的诡诈乃是有历史记载可考的事实。在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统治期间,马加比起义开始了;这一起义预表了美国革命。在马加比的历史中,他们为摆脱塞琉古势力而进行的斗争,包含了一项与罗马所立的重要条约。那节直接指出该条约的经文,也直接表明罗马在缔约之桌前行事诡诈,或者说谎言。

与他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寡少之民成为强盛。Daniel 11:23.

凡在第四十节中末时之前的每一条预言脉络,都包含一项被破坏的盟约。乌利亚·史密斯在论到第三十节“离弃圣约的人”时,记载如下:

“‘恼恨圣约;’也就是指圣经,即圣约之书。罗马曾完成了这样一场革命。征服罗马的赫鲁利人、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接受了亚流派信仰,并成为天主教会的仇敌。正是特别为了铲除这一异端,查士丁尼才颁令立教皇为教会之首,并为异端的纠正者。圣经很快就被视为一本危险的书,不应由平民百姓阅读;一切争议问题都必须提交教皇裁断。如此,羞辱便堆积在上帝的话语之上。而罗马诸皇帝——其东方部分当时仍然延续——与那已经背弃圣约、构成大叛道的罗马教会彼此通情,或暗中纵容,为的是镇压‘异端’。公元538年,那时仍占据罗马的亚流派哥特人被击败,罪人之人便因此被扶上了他那僭妄的宝座。”乌利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81.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五节指出了历史发展的脉络:南方王提供一位外交新妇,作为一项条约的象征,而此后该条约被北方王破坏。南方王的报复,预表了拿破仑所属之属灵南方王于1798

年对教皇制北方王的报复.第五至第九节中被破坏的条约,预表了拿破仑被破坏的托伦蒂诺条约;而该条约又预表了普京关于北约破坏条约的主张.拿破仑的报复,预表了普京于2014年对乌克兰的报复.第十节中安条克大帝终结第四次叙利亚战争的报复行动,与1798年的拿破仑相对应,也与2014年的普京相对应.继第十五节公元前200年帕尼乌姆之战后,安条克安排了一场外交婚姻,其隐秘意图是在不动用地面军靴的情况下,将埃及置于其指挥之下.安条克大帝的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该子后被暗杀,于是安条克大帝最年幼的儿子安条克·伊皮法尼斯登上王位.他在推行希腊风俗与宗教上的作为,引发了马加比起义,并导致了第二十三节中与罗马所立的诡诈之约.第二十四节引入异教罗马,并指出安东尼与奥古斯都的谎言之桌.第三十节中,异教罗马与教皇制教会展开对话;后者被称为那些背弃圣约的人.

第二十四至三十节是异教罗马的见证,第三十一至四十节则提供教皇罗马的见证.自《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直至第四十节的每一行,都代表一条预言的线索,这条线索被应用于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之中.塞琉古王国的线,托勒密王国的线,马加比时期犹太王国的线,异教罗马的线,以及教皇罗马的线,都共同说明了自1989年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历史.上述每一条线都指出,盟约的破裂乃是这一历史中的一个主要要素.

正是罗马确立了《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异象;而无论是异教罗马还是教皇罗马,其先知性之诡诈盟约都被标示为渐进性的,并且都发生在罗马于各自不同、彼此有别的先知时期中取得至高统治之前.这两种势力都将其至高统治之先知时期的开始,标记为其第三个障碍被除去之时.在美国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之前,两种势力之间将会有有一个诡诈的盟约.两种势力曾四次成为南方王与北方王:一次是在犹大荣美之地与罗马之间,一次是在罗马三头同盟的两个部分之间,又一次是在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之间.关于罗马的两次诡诈盟约,在两种情形中,其实都相当于罗马帝国一半与另一半之间的盟约,无论是东方的安东尼与西方的奥古斯都,还是东方的异教罗马与西方的教皇罗马.南方王与北方王之间共有四个诡诈盟约,其中两个是在东方王与西方王之间,一个是在那即将成为北方王者与荣美之地之间.

至此,我们对《但以理书》的初步阐述告一段落.帕尼乌姆系列标志着《但以理书》系列的结束,而该系列乃是对第四十节隐秘历史之引介;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加以考察.